



德州卢氏是明清时期运河区域兴起的最为显赫的文化世宦家族之一，一门八进士，举人、贡生、监生、庠生多达130余人，有“六代八近士，一门三翰林”之誉。

卢家曾经的辉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消逝在历史长河中，但是卢家人慎交友，交良友的特性，在族谱中作为家训的一部分流传了下来。

在科举功名之外，卢家最为使人所称道的恰是其良友众多。

◀ 卢氏后人卢赞一在翻看族谱。 朱洪蕾 摄

德州卢氏教你如何交良友

本报深度记者 朱洪蕾

吴敬梓唯一手迹写的是与卢家交情

“玉门关外狼烟直，鼙鼓声中欲断魂，健儿何处吹羌笛……”这是《儒林外史》作者吴敬梓所做诗《奉题雅雨大公祖出塞图》，由文史大家丘良任先生在故宫博物院偶然发现，成为吴敬梓传世的唯一手迹。

这首诗竟与德州卢氏有莫大干系。诗中的“雅雨大公祖”，指的就是德州卢氏在清代的代表人物卢见曾。

卢见曾，号雅雨山人。清乾隆五年(1740年)，已经50岁的卢见曾，因为在两淮盐运使任上得罪了扬州当地的贪官污吏及不法盐商，遭诬告被发配塞外二十五军台。

发配边疆是凄凉的，众友人送卢见曾出塞远戍，扬州八怪之一的高凤翰特意绘制《雅雨山人出塞图》，39岁的吴敬梓在画上题诗《奉题雅雨大公祖出塞图》。这首题诗后来从原图中被割截另行装裱，现藏故宫博物院。

德州市档案局(馆)调研员、研究馆员张明福认为，在题诗中，吴敬梓称呼卢见曾为“大公祖”，而称自己为“治晚生”，可看出吴敬梓与卢见曾之间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，题诗内容也透露出他对卢见曾获罪充军塞外愤愤不平。

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、古代文学研究专家陈美林先生所著《吴敬梓评传》，多少能帮人了解吴敬梓与卢见曾的关系。吴敬梓的诗最后一句“蔽芾甘棠勿剪伐”，“甘棠”源于诗经，后人在称颂有德政、泽及人民的地方官员常用“甘棠遗爱”一词，吴敬梓以此称颂卢见曾，不仅切合他们的关系，个中更有亲身感受。

两人的交情，最早可以追溯到清雍正年间。雍正末年，卢见曾任江宁知府期间，认识了为人豁达并富有文采的吴敬梓。乾隆元年(1736年)，46岁的卢见曾第一次出任两淮盐运使，此时的吴敬梓35岁，家室开始没落，于是他被聘为卢府幕僚，而《儒林外史》的写作就在此期间开始。

乾隆十八年(1753年)，63岁的卢见曾第二次出任两淮盐运使，翌年，吴敬梓赶赴扬州，再次投靠了卢见曾。这时的吴敬梓，已经穷困潦倒，疾病缠身，没多久就因病去世，年仅54岁，卢见曾承担了一切丧葬费用，还资助其家人。

当年，卢见曾的座上客众多，如戴震、惠栋、郑板桥等著名文士。而与他们相比，吴敬梓当时的地位并不十分重要，卢见曾也没有对他特别看重。然而，对于家道没落的吴敬梓来说，卢见曾的赏识和资助至关重要。

吴敬梓对卢见曾的友情牢

记在心，还把他写进了自己的《儒林外史》。张明福认为，《儒林外史》第7回、22回、29回均提及两淮盐运使荀玫，实际是隐指卢见曾。第7回叙述了荀玫的进阶之路，从中秀才到殿试中第三名进士；第22回中，以荀玫所作对联“读书好，耕田好，学好便好；创业难，守成难，知难便难”，点出荀玫已任两淮盐运使；第29回中，更通过衙门书办的口，透出荀玫被朝廷查办，“董书办道，苟大人因贪赃辞官了。就是这三四日的事。”让人一看就知道荀玫的生活原型是卢见曾。

广交文士，写首诗都能有七千多人和

76岁的德州卢氏后人卢赞一居住在德州黄河涯镇金庄，距城区约十公里。清明过后，村外的马路两侧，开满了桃花。

自1999年退休，卢赞一一直致力于传播德州卢氏家族的文化。他遗憾地说，在德州黄河涯镇纪庄，卢见曾之子卢谦在致仕后建造了占地上百亩的卢家大院，后来被称为“相府”，可惜民国时毁于大火，这让今日德州已难以找到卢家辉煌的痕迹。

尽管如此，卢赞一说，德州卢家的一些作风一直被传承。比如卢家人一贯喜欢交朋友。明末的卢世催仰慕杜甫，曾修筑一园子，内设“杜亭”，用于交游会友，饮酒赋诗。他不仅与德州及附近州县的文人交游，而且与当世文宗硕儒亦过往甚密，如文坛领袖钱谦益等，无不与他把酒吟对。

钱谦益是明末清初著名散文家、诗人，而卢世催酷爱杜诗，两人以“钱卢”并称于世，并经常围绕“杜学”交流。明崇祯十一年(1638年)，钱谦益获释，离京南下。中秋夜，卢世催等众友人为钱谦益饯行，钱谦益写下五言组诗答谢。此前，钱谦益身陷囹圄时，卢世催不避嫌疑，远接高迎，慷慨相助。

卢家人交友广泛，但他们会谨慎选择朋友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与卢家人做朋友。德州学院历史系教授王守栋介绍，卢家人对如何交友有自己的见解，他们交友更重视对方的品行。

在研究过德州卢氏家谱后，王守栋发现，卢氏家训中记载：“交友最宜谨慎，辨其邪正，察其是非”。而如何分辨正直与邪恶的人，卢家人有清醒的认识，“大抵正直之人，不肯苟且迎合，遇事却有公论。邪僻之人，则惟知趋势附利，伺人意一位喜怒，至稍有利害又引引嫌自避，或假仁假义以行其似，或藉声援以结其心。”

卢见曾一向爱才、重才，不问出身，只论学问，在他身边，逐渐汇集了一批文人学者。清乾隆二十二年(1757年)上巳节(农历三月初三)，按照公历算，这天是4月20日，恰逢谷雨，故乡德州的桃花早已盛开，居于



清朝中后期德州卢家大院复原图。 王守栋供图

扬州的卢见曾邀郑板桥、金农、袁枚等友人集于红桥，举行休禊，即一种诗人雅聚活动。卢见曾作红桥休禊诗——《翠华甫过，上巳方新，偶假闲暇，随邀胜会，得诗四律》，之后众多文人相和。据同时期的李斗《扬州画舫录》记载，卢见曾赋诗之后，相和者竟达数千人之多，“其时和修禊者七千余人，编次得三百余卷”，一时盛况空前。

其中，山东老乡兼老师，康熙年间的文坛盟主王士禛也参加了这次修禊活动，为卢见曾赢得了巨大的声誉，从而确立了卢见曾乾隆初期文坛盟主的地位，终成一代巨匠。

被判极刑前，纪晓岚冒死通风报信

认清楚一个人是不是知己，不在于能否共富贵，而在于能否共患难，或者在遭遇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。

卢见曾宦海浮沉几十年，两度在两淮盐运使任上受挫。乾隆五年(1740年)，卢见曾因被诬告出塞，门生夏之璜、朋友汪履之甚至以身相随，陪他在塞外待了四年。乾隆三十三年(1768年)，“两淮盐引案”发，乾隆要求严查，查案人员最后查到了卢见曾身上，此时的卢见曾早已回家养老，但仍被判绞刑，抄家。据张明福介绍，当时有4名朝廷要员冒着被杀的危险，通过卢见曾的儿子给卢见

曾通风报信。

其中名气最大的是在乾隆身边担任翰林院侍读学士的纪晓岚。纪晓岚与卢见曾交好，曾将长女嫁给卢见曾的孙子卢荫文。因为私心，两淮盐引案结案后，纪晓岚被发配乌鲁木齐。清廷的处分决定写道：“纪昀瞻顾亲情，擅行通信，情罪亦重，著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。”

被抄家后，卢见曾之子卢谦受到牵连，被发配塞外军台，卢家人生活困难。此时，卢谦的亲家长山袁氏伸出援手，将卢谦家人接到家中。三年后，卢见曾被平反昭雪，但是家已被抄，无法生存，卢家人最后寄居长山袁家达四年之久。

患难识知己，日久见人心。在卢家遭到巨大困难的时候，朋友纷纷伸出援手，使得卢家能再次奋发。后来，卢谦的三个儿子全都考中进士，其中，卢荫溥在清道光年间成为内阁大学士。

卢家中人，为官者众多，在官场上，选择朋友非常重要。选择清正之人为友，则会向他们学习，一身正气；与贪腐之人为友，则免不了被他们拉下水，同流合污。他们谨遵这样的教诲，“与善人居，如入芝兰之室，久而不闻其香；与恶人居，如入鲍鱼之肆，久而不闻其臭”。

时至今日，通讯如此发达，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朋友圈，择友就显得更为重要。卢赞一说，“选择什么样的人作为朋友，那你可能会成为什么样的人。”

(上接B01版)

不以整人为目的 被召回也是种关爱

一直以来，防治懒政怠政都是难啃的硬骨头。去年10月，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，对“为官不易”“为官不为”进行严厉批评。今年两会，治理“为官不为”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。中央有决心治理慵懒散，但为官不为现象似乎很难被党纪国法追究。

黔西南州纪委副书记王官中介绍，目前的5种党纪处分和6种行政处分，只适用于处罚公职人员明显不当的行为，而对于“不贪不腐也不为”却难以追责，如果仅是简单的批评教育或者扣发绩效奖金就很难真正起效。

在王官中看来，干部召回比批评教育重，比党纪政纪处分轻，这就弥补了干部管理上的制度短板，让干部教育管理监督得以全方位覆盖。

谭云临说，有些干部可能不在乎票子和帽子，但在乎面子，所以干部召回很有威力，“对被召回的干部，在本地本单位公示，甚至在媒体上曝光，让平时‘风光’的召回干部，在工作圈和生活圈丢‘面子’，促使干部树立危机感和紧迫感。”

4月15日，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张希贤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，首发于兴仁县的黔西南州干部召回制度在全国是首创。由于召回还在摸索阶段，杨希一度担心，州里会针对干部召回人数等下达任务指标，再层层压下去，搞成形式主义。谭云临说，“一开始制定《办法》，要求各个单位将测评末位者召回，是防止有的领导当老好人，防止违纪、不作为官员受不到处罚。有的官员会说下不为例，但往往会下次还是如此。所以要开好头，否则《办法》就形同虚设。”谭云临很有信心，他说测评末位者实施召回的规定未必是最科学的，但肯定是最有效的。

更有人质疑召回管理是一种刁难，是整人。谭云临对此并不认同，他说，干部召回并不是为了整干部，“目前来看，《办法》虽然不是很完善，但后续还将不断细化，兴仁县已经将召回的12种情形细化到24种。我们还实施零报告制度，如果真的没有属于召回情况的干部，单位可以不召回。”

截至目前，兴仁县已召回的289名干部中，有262人回到原岗位工作。“其实召回就是帮助，教育干部，让他充电蓄电，把精神状态作风扭转过来以后，更好地回到原单位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，摆平心态，与群众打成一片。”谭云临说，这从兴仁县第二批召回干部集中培训课程就能看出来，“我们增设了心理调适课，就是帮助被召回干部积极面对被召回这件事情。”

这一点，杨希倒是很认同，“被召回是不光彩的事，被召回的官员参差不齐，心理承受力也不同，上心理课对我们也是一种关心。”

自从兴仁县实施干部召回后，贵州多个县以及云南鲁甸等地组织部都前往考察，干部召回制度能走多远，还有待更长时间的实践检验。不过，黔西南州的实验已经得到中组部的重视，中组部党建研究所就将召回制度列为了2015年重点课题系统研究，并由黔西南州具体承担子课题《防治“为官不为”具体对策研究》，或许在不久，这一课题将对防治“为官不为”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具体建议。